

重鋟誠意伯文集序



國初誠意伯劉公伯溫嘗著郁



離子五卷覆瓿集并拾遺二十

卷犁眉公集五卷寫情集暨春

秋明經各四卷其孫薦集

御書及狀序諸作曰翊運錄皆

錢梓行世然諸集渙而無統板  
畫久而寢堙學者病之巡泐御  
史戴君用與其家薛君謙揚君  
琅謀重鑿迺錄善本次第諸集  
而冠以翎運錄俾杭郡守張君  
僖成之屬守陳序嗟乎自昔夷

主華夏不過羶一隅腥數載耳  
惟元奄四海而垂八紀極弊大  
亂開闢以來未有也公以命世  
豪傑之才出佐我

高皇剪群雄混六合掃百年之  
胡俗復三代之華風其讜言欲

議牘道

天秉偉略奇謀指授羣帥者鼎  
彛勒之汗青書之四方尚能道  
之方其未遇也鬱積感情發之  
文辭若四嶽之出雲無窮若公  
輸之營衆宇各盡其制若孫武

子之師戈甲蔽野而不聞暗鳴  
叱咤之聲若大海浩漭中畜虬  
螭鮪鱮菴魔之屬覩者駭愕而  
莫能名然皆載道之航輪濟世  
之梁帛時已傳誦之及達而施  
之

朝廟播之華夷垂之百世之下  
焯乎不可朽也三代之英卓矣  
漢以降佐命元勳多崛起草莽  
甲兵間諳文墨者殊鮮子房之  
策不見辭章玄齡之文僅辨符  
檄未見樹開國之勳業而無傳

世之文章如公者公可謂千古  
之人豪矣而世或疑其仕元或  
獨稱其觀象者是猶訾伊尹之  
五就知周公止於才藝而已不  
已陋乎三御史之重鋟茲集蓋  
高山景行之志也守陳之序居

培塿而論嵩岱持土蓋而寘之  
夜光朝采之上可乎哉

成化六年夏六月書

賜進士出身奉訓大夫

太子洗馬兼

經筵講官同脩

國史前翰林侍講四明晚學楊

守陳序

翊運錄序



天生聖人開基啓運必生命世  
之臣以為之輔如伊摯於商呂  
望於周張良於漢皆翊其君建  
皇極行王道以致太平以開景  
運以制禮樂動為世軌也行為



世則也黼黻河漢也昭回日星  
也衣被草木也後世畏之如雷  
靈望之如神明禁其力而不敢  
肆故其君端拱無為颺行靈驅  
莫之誰何我朝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

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以天縱  
之聖除胡元之亂不數年間遂  
開六合奄有萬國榮光貫日月  
氣浮淮濟斯民於春臺之上熙  
熙皞皞玉燭調泰階平雖曰  
虎熊貔柱國之臣為之宣力然

亦藉明良豪傑與圖治功也方  
天造草昧定都建康西有偽漢  
東有偽吳長鱸大艦日夕相搪  
擊天下未知所嚮有若開國翊  
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御史中  
丞兼弘文館學士太子贊善大

夫護軍誠意伯劉先生者沉幾  
先物獨識

真主遂委身而服事焉

太祖敬而信之用其宏謀西平  
江漢東定吳會天下大勢固已  
定矣于是席捲中原群雄歸命



混一四海大抵皆先生之策也  
今觀

御書詔誥之推獎國計事幾之  
商推詞命往復彌縫叅贊千載  
一遇雖伊摯呂望張良之卓越  
亦不過於先生矣先生真豪傑

之士哉年愈高智愈明功愈大  
德愈邵遂分爵土終始榮顯殷  
周以來一人而已先生括蒼之  
青田人予忝為同郡今年守職  
翰林其孫鷹等集其  
御書詔誥行狀事實等文名之

曰翊運錄蓋取

誥文開國翊運之語也請予序  
其首簡子謂先生之器識事功  
通於神明文章道德衣被後世  
溥天下皆稱道之而先生不自  
以為至是則先生之所至世之

人未必能知之是錄也企

太祖之知人善用賢也企

太祖之聖神文武同符於湯文

也見先生之真識也見先生之

宏謀也見先生之勲業也

聖明會遇自古為難乃獨於今

見之先生之子中奉大夫江西  
布政使司右叅政又能繼武其  
後結知

太祖以廉能見褒於

制誥可謂耀於前而光於後矣  
後之子孫尚亦繼繼承承深惟

祖宗積德創業之不易紹隆先  
範以副

朝廷優禮功臣之意將見與是  
錄同垂于千萬載之不泯也

永樂二年龍集甲申夏四月中

澣翰林學士奉議大夫兼修

國史同郡王景序

誠意伯劉先生文集翊運錄目錄

卷之一

御書詔誥

御製慰書

御名書

御名書

御寶詔書

皇帝手書

御製平西蜀文

御史中丞誥

弘文館學士誥

誠意伯誥

永嘉郡夫人富氏誥

永嘉郡公誥

永嘉郡夫人富氏誥

永嘉郡公誥

永嘉郡夫人梁氏誥

詔書

考功監丞勅

江西叅政誥

御製祭江西叅政文

襲封誠意伯誥券

頌表

瑞麥頌并序

祀方丘頌并序

謝恩表

平西蜀頌并序

甘露頌并序

行狀碑銘

故誠意伯劉公行狀

故叅政劉公墓碑銘

序辭

送儒學副提舉劉公序

自怡集序

故叅政劉公哀辭有序

翊運錄補遺

讚前

御書有叙

祭誠意伯文

翊運錄目錄終

誠意伯劉先生文集翊運錄卷之一

御書詔誥

御製慰書

今日聞知老先生尊堂辭世去矣壽八十餘歲人生在世能有幾箇如此先生聞知莫不思歸否先生既采助我事業未成若果思歸必當且寬於禮我正當不合解先生休去為何此一小城中我掌綱常正宜教人忠孝却不當當先生歸去昔日徐庶助劉先主母被曹操操將去庶云方寸亂矣乞放我歸先主容去致使子母團圓然此先生之母若生而他處以徐庶論之必當以徐庶之去今日先生老母任逍遙之路踏更生之境有何

不可先生當以寬容加餐以養懷才抱道之體助我成  
功那時必當遣官與先生一同鄉里薦母之劬勞豈不  
美哉

御諱書

頓首奉書

伯溫老先生閣下 愚與先生自江西別後屢有不  
祥皆應先生前教之言幸獲殄滅奸黨疆域少安收兵  
避暑遣人專詣先生前虔求一來望先生發蹤指示耳  
日夜懸懸六月二十二日尅期回得教墨諭以六月七  
月間舉兵用事不利先動當俟土木順行金星出見則  
可使愚一見教音身心勇躍是不敢前如此者何益以

先生一二年間以天道發愚所向無敵今不敢違教然  
擇在七月二十一日甲子未得吉時是以再差人星夜  
詣前望先生以生民為念德教為心早賜來臨是所願  
也如或未可即來可將年月吉日時辰方向門戶擇定  
密封發來實為眷顧惟先生亮察不備 又帖 郎中  
胡深轉奉到先生喻以守備之書知人情之見山中臺  
傑可否盡在其書愚觀先生之誠又何言也似先生有  
此護顧之心枯城可使愚高枕無憂矣

御諱書

頓首奉書

伯溫老先生閣下

去歲先生行曾言湖廣之事一

去便得然不得直候正月盡間二月內可得果然初  
至湖廣賊人詐降後又堅壁不出至今未下定應先生  
之言矣茲者再行差人賫書詣前專望先生早為起程  
前來萬幸希亮察不具

御寶詔書

朕聞同患難異心者未輔前太史令御史中丞劉基世  
居枯蒼懷先聖道天下初亂聞朕親將金華旋師建業  
爾曾別閭里忘丘壠棄妻子從朕於羣雄未定之秋居  
則每匡治道動則仰觀乾象察列宿之經緯驗日月之  
何光發蹤指示三軍徃無不克曩者攻皖城拔九江撫  
饒郡降洪都取武昌平處城之內變爾多輔焉至於彭

蠡之麋戰砲聲擊裂猶天雷之臨自諸軍納喊雖神鬼  
也悲號自旦日暮如是者凡四爾亦在舟豈不同患難  
也哉今年夏告饒粧失胭脂之容遺子幼冲暫回祀教  
速赴京師去久未歸朕心有欠今天下一家爾當疾至  
同盟勲冊庶不負昔者之多難言非儒造實已誠之意  
但着鞭一來朕心悅矣

洪武元年十一月十八日賜臣基

皇帝手書

皇帝手書付誠意伯劉基近西蜀悉平稱名者盡俘於  
京師我之疆宇比之中國前王所統之地不少也柰何  
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然歹人惡嚴法



喜寬容謗罵國家痛感非非莫能治即今天象疊見且  
天鳴已及八載日中黑子又見三年今秋天鳴震動日  
中黑子或二或三或一日日有之更不知災禍自何年  
月日至卿山中或有深知曆數者知林谷者與之共論  
封來前者舍人捧表至京忙忘問卿安否今差尅期往  
卿住所為天象事卿年高家處萬峰之中必有真樂使  
者往而回勿賚以物蔡飯發還

洪武四年八月十三日午時書

御製平西蜀文

洪武四年九月三十日朕親紀征蜀二道總兵官功之  
低昂以旌忠勇有智之將又張無謀鈍兵之徒爾基再

作平蜀頌一章為傳將軍廖將軍千萬年不朽之功朕  
聞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此蓋上古聖君臨  
御恩及海內故賢者讚揚若非聖君安敢受此美稱善  
揚者也朕本淮民因元失政豪傑恣爭吾承人後偶獲  
多兵訓練為我調用有時命將四出有時親征一方不  
五六年間群雄斂跡惟西蜀一隅限山阻險是有戴壽  
者假明之孩童負固不伏陰生詭計說誘諸洞蠻夷為  
我邊民患於是發兵二道命將分行三年冬平章楊璟  
德慶侯廖永忠率舟師抵衢塘戴壽以合蜀軍民與之  
決戰平章楊璟兵敗收兵僅能與之對  
壘當年冬穎川侯傅友德將兵由西  
番道經階文逾  
月而抵綿漢蜀兵莫敢當鋒其戴壽者特衢塘之險選

老弱守之盡拔堅閉之兵西行與穎川侯戰道逢穎川  
侯一戰戴壽披靡再戰困逼城都其攻衢閔舟師總兵  
者尚未盡知將軍穎川侯木牌書其戰勝次第順川江  
而放流德慶侯獲之連壘而進乘機破閔搗虛而至偽  
京師幼主明昇銜璧率又臣請降戴壽為傅將軍生擒  
於城都於是中國清寧論將之功傳一廖次低昂是焉  
天佑我邦 師出以律 將忿揚揚 馬嘶蹄踏  
盡角擊張 惟我穎侯 智勇難量 羌人稽首  
壺漿道傍 勞我軍行 綿漢是降 蠢爾戴壽  
率眾來當 一戰披靡 拒城且戚 旬日困逼  
請軍請降 傅將功就 再歌衢塘 天生廖將

與傅成雙 江風浩浩 起我旌幢 泊舟連壘  
直破衢關 生俘偽主 市肆無干 遣使飛捷  
一刻數關 天產名將 兵出農間 非朕有能  
實由天鑒 有臣在南 家居枯蒼 生而能文  
舉筆何難 謂我採擇 補之班班

御史中丞詰

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太史公之職天下欣聞中執法之官臺端清  
望惟親信之既久斯倚注之方隆前太史令兼太子率  
更令劉基學貫天人資無文武其氣剛正其才宏博議

論之頃馳騁乎千古擾攘之際控馭乎一方慷慨見予  
首陳遠略經邦綱目用兵後先卿能言之朕能審而用  
之式克至于今日凡所建明悉有成效且括蒼為卿鄉  
里地壤幽遐山溪深僻承平之世民猶據險方當兵起  
乘時紛紛原其投戈嚮化帖然寧謐使朕無南顧之憂  
者乃卿之嘉謨也若夫觀象既禘特其餘事天官之署  
借重老成以至讞獄審刑罰之中議禮新國朝之制運  
籌決勝功實茂焉乃者肇開烏府丞輔需賢斷自朕衷  
居以崇秩清要得人於斯為盛於戲紀綱振肅立標準  
於百司耳目清明為範模於諸道永綏福履光佐丕圖  
可資善大夫御史中丞蕭太子贊善大夫宜令劉基准

此

洪武元年三月

御寶

弘文館學士誥

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朕稽唐典其弘文館之設報勳舊而崇文學  
以舊言之非勳著於國家猶未至此以儒者言之非才  
德俱優安得而崇爾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劉基准親臨  
浙右之初爾基慕義及朕歸京師即親來赴當是時括  
蒼之民尚未深信爾老卿一至山越清寧節次隨朕征  
行每於間暇數以孔子之言開導我心故頗知古意及

將臨敵境爾乃晝夜仰觀乾象慎候風雲使三軍避凶趨吉數有貞利於戲蒼頡皓者之年當撫兒女於家門何方寸之過亦眷戀不捨與朕同遊後老甚而歸朕何時而忘也可御史中丞兼弘文館學士散官如前宜令劉基准此

洪武三年七月

誠意伯誥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咨爾前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朕觀往古俊傑之士能識主於未發之先願効

勞於多難之際終於成功可謂賢智者也如諸葛亮王猛獨能當之朕提師江左兵至枯蒼爾挺身來謁於金陵歸謂人曰天星數驗真可附也願委身事之於是鄉里順化基累從征伐親列曜垂象每言有準多勳勞力入稱忠潔朕實廣聞今天下已定爾應有封爵特加爾為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誠意伯食祿二百四十石以給終身子孫不世襲於戲爾能識朕於初年秉心堅貞懷才助朕屢獻忠謀驅馳多難其先見之明比之古人不過如此尚其敦爾勤勞忠志訓爾子孫以先永世宜令劉基准此

洪武三年十一月

永嘉郡夫人官氏誥

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淑女配君子致內治之有成人主得賢臣需封恩而並及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妻富氏德功端茂閨閤嚴明佐此名卿嘉哉儀範中饋盡其愛敬家道至於和平爵秩從夫禮文合古錫以金花之誥爰疏郡境之封祗服榮光茂膺多福可封永嘉郡夫人宜令富氏准此

洪武元年十一月御寶日

永嘉郡公誥

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士有厚德而享報雖不在其身必有賢嗣而得時足以大其後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父劉煥世為右族人服今名蘊設施之才而無求于時貽文學之傳而能善其子是以其子行義方於古人謀猷著于實用朝廷所賴士民所瞻皆遺訓之功力善之徵也錫命表一門之盛列爵居五等之尊大郡疏封玄堂永賁可贈資善大夫御史中丞上護軍追封永嘉郡公宜令准此

洪武元年十一月御寶日

永嘉郡夫人富氏誥

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母氏劬勞為人子者思報罔極之恩唯立身揚名以顯其親斯亦可為孝矣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母富氏貞資婉範德生賢孟軻成大儒王珪為名輔致茲樹立蓋有其原爵祿優崇不逮子養然母之貴每因其子功庸既昭需恩宜厚劬勞之報庶遂其心可追封永嘉郡夫人宜令准此

洪武元年十一月御寶日

永嘉郡公誥

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天眷我邦生英才而翊運世濟其美立功業以承家是以得賢為用而必推其本焉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祖父劉庭槐志樂詩書義孚鄉里積善餘慶發于孫枝今朕褒賞功臣煥揚禮典追榮頒寵爵及先世此祖德之明効而國家之至恩也松楸有耀益厚來昆可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永嘉郡公宜令准此

洪武元年十一月御寶日

永嘉郡夫人梁氏誥

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國有壽俊為善治之資家有賢孫乃重闡之慶顧茲盛事是用推恩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祖母梁氏出自高華著其賢淑積德垂範以開後人遂能作朕名臣卓為腹心耳目之寄故追封之典及其大母亦以體孝孫之心也領茲嘉命玄壤其光可追封永嘉郡夫人宜令准此

洪武元年十一月御寶日

詔書

朕聞古人有云君子絕交惡言不出忠臣去國不潔其

名爾劉基枯蒼之士少有英名海內聞之及元末羣雄鼎峙孰辨真偽者誰歲在戊戌天下正當擾亂之秋朕親帥六軍下雙溪而有浙左獨爾枯蒼未附惟知爾名耳吾將謂白面書生不識時務不久而枯蒼附朕已還京何期仰觀俯察獨斷無疑千里之餘兼程而至謁朕陳情百無不當至如用征四方摧堅撫順爾亦助焉不數年間天下一統當定功行賞之時朕不忘爾從未定之秋是用加以顯爵特使垂名於千萬年之不朽勅歸老於桑梓以盡天年何期編生於有隙致是不安若明以憲章則輕重有不可恕若論相從之始則國有八議故不奪其名而奪其祿此國之大體也然若愚蠢之徒

必不克已將謂已是而國非卿善為忠者所以不辨而趨朝一則釋他人之餘論况親君之心甚切此可謂不潔其名者歟惡言不出者歟卿今年適居京數載近聞老病日侵不以筋力自強朕甚憫之於戲禽鳥生於巢木翎翅乾而颺去戀巢之情時時而復願禽鳥如是况人者乎若商不忘於道官終老於家世人之萬幸也今也老病未篤可速往括蒼共語兒孫以盡考終之道豈不君臣兩盡者歟

考功監丞勅

皇帝勅曰朕自即位以來法古命官列布華夷各人如所在宣朕命署政事已往者十年其間最否未知必稽

其所以方明故設考功之名為監其職者非心腹不佞事可委令者安得而專其事焉於斯之職甚微於斯之要甚切所以切要者言其大小之職必由此而黜陟焉若非人而職此必佞大而賂小以全其考愚君枉法非止一端故在選人而得人方稱斯職朕於斯監非不再搜才能奈何空眼無知是謂得人之難爾劉璉非愚下之才但委是職以驗平生於感公私黑白惟丈夫者別之愚下混淆安能昭著今特命爾為承務郎考功監丞戒哉戒哉

洪武十年八月初三日

江西布政司叅政誥



皇帝制曰昔者二帝三王之設官也爵分五等列國天下使守其土子其民世世祿給焉惟周諸侯不法為秦所有秦監周事遂羅列國為郡縣而治之斯法也制也自漢承而行唐宋皆然元蹈中國體之然也郡縣之多寰宇之廣其中書不能一一總其事又設方面大臣統其職理方隅之務所職之名漢曰州牧刺史唐因之宋改而曰安撫元亦名曰行省此皆歷代總郡邑而專方隅者也邇來朕有天下更行省為承宣布政使司所以承者朕命也宣者代言之也布者張陳之所以政者軍民休戚國家利病所以四者必去民之惡而導民之善使知有畏於斯之職可不重乎若非其人則方隅之軍民失所仰瞻若得其人則方隅之軍是食民樂耕其陂寡孤獨不失其所焉不但如是而已則朕雖菲才德必彰矣國家盤石矣朕於斯廣訪多搜人皆愚下之愚稱朕之意者杳然今江西承宣布政使司缺右叅政朕特以爾考功監丞劉璉為中奉大夫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政汝往欽哉

洪武十一年四月初三日

御祭江西叅政文

維洪武十二年歲次己未九月甲午朔越二十有一日

甲寅

皇帝遣國學生陸居敬諭祭于江西布政司叅政劉璉之靈

曰曩者渡江之初爾父即來相從謀謨左右每竭忠誠及天下大定特封為誠意伯告老還家竟以疾終重念爾父之勞遂命爾為江西布政司叅政爾能繼承父志律身以廉何期年未四十一疾長往計音遠來良用嗟悼特以牲醴祭奠爾其享之

罷封誠意伯誥券

維洪武二十三年歲次庚午十月己未朔二十七日乙酉

皇帝制曰昔者皇元運未豪雄鼎峙海內瓜分當是時士夫之衆數莫知其幾然而從從從人者亦何量哉所以曩古賢智之人務必擇人而樹以善天下莫安萬民

士豈易從人而輕滅社氏者耶所以當不可從之時雖死士節亦也不移何為若是噫是雖死也名彰矣朕曩與群雄並驅數年之間異聲教而擅蒸民者不可勝數孰辨真偽者誰爾劉廌祖父誠意伯劉基乃括蒼之士居勅敵之陞邇山賊之寨間道兼程星馳來附陳朕曆數之有在議戡定之機措安黎庶之道其為人也士氣凜然奸邪莫可犯所以父子相繼歿於奸臣紊政之秋此果不移節也歟初授伯爵以終身因節弗移今特以前爵授爾廌為誠意伯增祿二百六十石共食祿五百石子孫世襲朕與爾誓若有非為除謀逆不宥其餘雜犯死罪免爾一死以報爾祖父之功爾其敬哉

資善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吏部尚書臣詹徽  
宣奉

頌表

瑞麥頌并序

弘文館學士劉基撰

天厭元德九州糜沸群猾並作黎民惶惶奔走無路  
皇帝提三尺劍奮起草萊指顧之間豪傑景附矛鋒所向  
戰克攻取

皇帝心知

天意之有在爰舉有衆以與萬姓請命一征而取荆襄  
再征而清浙江三征而閩海率從四征而席卷全齊五  
征而定周及梁遂取秦晉舉燕趙南交北拓東夷西羌

海外之邦莫不望風遣使奉朔稱臣拜伏

關庭於是民獲所歸上下神祇咸有依託慶雲甘露游  
奏禎祥帝心謙抑每讓弗居洪武三年五月陝西寶雞  
縣進瑞麥一莖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二本兩穗者十有  
餘本蓋自兵興以來王保保據周宋李思齊張思道據  
秦燕晉趙齊梁之間大豪小猾或憑城郭或聚山寨皆  
假元為名分割境土擅兵相攻於是燕晉周秦之地彌  
數千里連歲無雨百穀不生民相殺食且盡今年夏四  
月王師奏捷于蘭州朔漠掃清關隴底定

天乃大降甘雨滋為嘉瑞和氣致祥不亦昭哉周頌有  
曰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懈傳者謂商之季年比歲旱

荒至周武王克紂受命而天下遂獲豐年由今觀之信  
非誣矣漢詒以麥穗兩岐歌其太守之美政則是兩岐  
之麥世所希有而况於三岐以至五岐者哉頌聲之作  
弗可闕也頌曰

神雀赤鳥其羽不可以為儀紫達平露其實不可以療  
飢豈若五穀之為瑞可以厚民之生豐國之資者哉元  
失其鹿天下共逐擾擾紛紛強食弱肉

皇天振怒誕命

真主肅將

天威以靖區宇騎士如雲猛將如龍發縱指示悉出  
帝衷既平南東遂定而北民居攸奠品物咸殖爰有嘉

麥一本五岐布葉萋萋結實離離既齊既平先百穀成  
摧穎揚芒金支翠英傳彼原田滂若雲烟望之油油即  
之芊芊其種伊何降自穹昊其瑞伊何豐年之兆豐年  
穰穰頌穀洋洋其始自今奕世無疆

紀方丘頌并序

弘文館學士劉基撰

維洪武三年五月二十日戊申日北至

皇帝將紀

地示于方丘乃先期九日潔齋于

舊宮

詔百僚集射西苑

命之曰古人有言惟德動天惟

誠感神故射以觀德誠於中者必形于外不可掩也惟  
爾庶官各一乃心少致其誠毋替朕命群臣自左丞相

宣國公以下至于有司百執事皆拜手稽首曰敢不欽承

天子之明命維大江之南土每夏四五月多霖雨少霽是歲雨作連日至十有七日乙巳

皇帝御法駕率百僚告于

太廟遂居于

齋宮雨勢未已至丁未日夜三鼓有

風徐來淋漓頓收微月出雲氛霧廓清

皇帝被袞冕登壇萬籟無聲華燭有輝雅樂瀏亮燎烟不搖百禮既洽千官肅雍洋洋乎神明臨之在上誠意懇至升降秩秩濟濟翼翼穆穆如也比明竣事薰風應節和氣交暢小大成喜知誠德之感格若合符契大命

所集

皇太后土信不忒也於是弘文館學士臣基謹獻頌曰  
瞻拈惟

帝父天母地維孝維誠斯承其意孝誠既備物以將之神鑒在德匪惟其儀 聖不世出禮失莫求弗澄其

源曷清其流求流之極禮儀拜廢豈無牛羊而不以祭穹祗赫怒監觀萬方式昭 大命命我

聖皇維我

聖皇克孝克誠提三尺劍由一旅興奮于長淮長淮具宗濟于大江大江攸同漢沔既朝閩閩率從施及廣海化外之邦望風占雲獻其琛寶稽首 龍墀蹈舞從容

乃命虎臣越濟逾河雲施霓旌鐵馬金戈蹴踏赤岱憑  
陵華嵩鋤秦鏃燕掃貊滌戎莫亢我前莫膺我鋒斬逆  
懷降允協

天秉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罔不

天子德

天子之德格于上下既經于 郊又敬于 社人懷其

仁神錫之報圓方所包無不服者越黃邁唐越高踰夏

小臣作詩以繼大雅

謝

恩表

誠意伯劉基撰

伏以出草萊而過

真主受

榮寵而歸故鄉此人人之所願欲而不可

得者也中謝欽惟

皇帝陛下以

聖神文武之姿提一旅之眾龍興淮甸掃除群雄不數

年間遂定中原奄有四海神謨廟斷悉出

聖衷舜禹以來未之有也臣基一介愚庸生長南裔驟

拙無似其能識

主於未發之先者亦猶巢鵲之知太歲園葵之企太陽

以管窺大偶見於此非臣之知有過於人也至於仰觀

乾象言或有驗者是乃

天以 大命授之

陛下若有鬼神陰誘臣衷開導使言非臣念慮所能及

也

聖德廣大不遺葑菲遠法唐虞功疑惟重之典

錫臣以封爵

賜臣以祿食

俾臣回還故鄉受

榮寵以終其天年臣竊自揆何脩而膺此犬馬微忱惟

增愧懼已於洪武四年二月初四日到家謹遣長男臣

璉捧表詣

闕拜謝

聖恩臣甚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

謝以

聞

平西蜀頌并序

誠意伯劉基撰

臣聞

天命

真主混一六合必先有以為之驅除然後收拾以歸其  
籠自古及今同一揆矣是故冬寒之極必有陽春激湍  
之下必有深潭大亂之後必有大治理則然也元德既  
衰九土糜沸鳴張狼顧之豪彌滿山澤萬姓魚鴨無所  
籲告

天乃命我

皇帝肅將武威代伐不道故一伐而定荆湖再伐而舉  
全吳三伐而海甸廓清四伐而東粵南閩悉歸版圖於  
是肆伐中原拾宋撥秦掣趙拔燕兵鋒未至聲聞先及神  
讐鬼慄匍匐伏玄菟青海崑崙大漠交趾鑿耳之國  
固不獻琛奉表稽首

關下無敢後者獨明昇竊據巴蜀雖遣使奉貢而不去  
偽號大臣皆請討之

皇帝憐其父沒子幼數遣使招之不至乃命將帥師伐  
之洪武四年大軍破瞿唐殺其將某郡邑鎮戍望風送  
款昇乃率其官屬奉璽印詣軍門請降蓋自建國至是  
凡五年而天下一統何其易耶固知

天命有在而群雄並起為之驅除也臣基受

恩深厚無能補報遙聞捷音歡喜踴躍不能自已謹撰  
平西蜀頌一首雖不足以贊揚

聖德萬一亦聊以寓葵藿嚮日之忱云爾其辭曰

惟彼蜀國開自蠶叢山川隔閼險華不通金牛啓道厥

竅斯鑿岷峨岩堯始連井絡秦以之霸漢以之王諸葛  
用之震驚北方劔閣倚天瞿唐折地仰不可攀俯不可  
視蠢茲羌戎憑其險阻固知

天命大邦是趾泯泯虎臣受

命于征出師桓桓如

雷如霆如雷如霆

天子之威廟筭先定鬼神莫違靈旗揮揮指山摧羗  
人失魂惡若死灰爰將其臣奉其版籍泥首軍門面縛  
銜璧六軍奏凱聲動玄黃鰲童白叟蹈舞康莊四海會  
同豐年穰穰慶雲甘露自天降祥臣拜稽首受

天之佑  
天之佑



天子萬壽

甘露頌

誠意伯劉基撰

欽惟

皇帝順

天應人奄有九土武功既成文治大洽恪恭

天地孝敬

祖宗山川鬼神莫不祇肅是以億兆歸心遐邇嚮化

夷蠻貊無有弗庭

皇帝愈加謙慎深惟

上天付畀之重夙夜兢業思與群臣庶民咸躋雍熙以承

天眷教誨戒飭諄諄切切日不暇勤於是乎天不愛道地不愛寶醇和至精悉發悉達禾麥呈瑞年穀屢登倉廩之積如岡如坻民用紓矣邦本固矣乃洪武四年十月甘露降于鍾山沾潤草木瑩若凝脂美若醍醐五年十有一月又降今年仍降如初臣聞瑞應圖曰王者德至于天則甘露降鍾山京國之鎮帝業所基而甘露每降于茲則

天之所以彰我

皇帝之德而引國祚於攸久之意豈不顯顯矣乎昔者軒轅黃帝得瑪瑙之雍是甘露降之滿盈黃帝食之而壽今甘露連年屢降則

天之所以壽我

皇帝於千萬歲之意又豈不昭昭矣乎於是群臣莫不欣懌百姓莫不蹈舞舉手相慶而在廷之臣或為詩歌或為賦頌以詠盛事於是臣基謹再拜稽首而獻頌曰古帝軒轅德協于

天天降甘露俾服延年明明我

皇統坤握乾芟剪豪猾樹德佑賢命將出師廓清四邊滄溟帖濤嶺壻收烟宏功茂烈烜赫八埏郊社宗廟享祀豐蠲日月星辰嶽鎮海川敬罔不至誠罔不宣寅畏天命翼翼虔虔匡直臣庶豐豐惓惓惟恐弗及惟恐或

皇天后土睠顧式堅現祥信禎來集連連膏露流滋如瑤如璿味奪醴齊光粲珠蟻高暎斗極深浹重淵被之竹栢竹栢鮮鮮被之鶴鵠鶴鵠娟娟璧月宵炯銀河曉旋天乳耀芒燁于穹圓霏霏其霧泥泥其泉旨旨其飴馥馥其荃瑞我

聖皇福隆慶綿壽我

聖皇神恬氣全萬姓率德上曜順躔

皇壽如山如黃如玄超三軼五煥後輝前小臣作頌願

附史編

行狀碑銘

故誠意伯劉公行狀

將仕郎

秦府記善黃伯生撰

祖庭槐字尚德追封永嘉郡公祖妣梁氏追封永嘉郡  
夫人父煥字如晦追封永嘉郡公母富氏追封永嘉郡  
夫人公諱基字伯溫世為括蒼人年十四入郡庠後師  
受春秋經人未嘗見其執經讀誦而默識無遺習舉業  
為文有奇氣決疑義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諸書過  
目洞識其要講理性於復初鄭先生聞濂洛心法即得  
其旨歸先生大器之乃謂公父曰吾將以天道無報於  
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後應進于舉授江西瑞州府  
高安縣丞揭文安公曼碩見公謂人曰此魏徵之流而  
英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公在燕京持閭閻書肆有天  
文書一帙因閱之翊日即背誦如流其人乃大驚欲以

書授公公曰已在吾胸中矣無事於書也之官必廉節  
著名發藪摛伏不避強禦為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  
為得慈父而豪右數欲陷之時上下咸知其庶平卒莫  
能害也新昌州有人命獄府委公覆檢案覈得其故殺  
狀初檢官得羅職罪其家衆倚蒙古根脚欲害公以復  
讐江西行省大臣素知公遂辟為職官掾史以讜直聞  
後與幕官議事不合遂投劾去隱居力學至是而道益  
明後為江浙儒學副提舉為行省考試官頃之建言監  
察御史失職事為臺憲所沮遂移文決去嘗遊西湖有  
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中時魯道原字文公諒諸同遊  
者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公獨縱飲不顧乃大言曰

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  
之時抗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為狂且曰欲累我族滅  
乎悉去之公獨呼門人沈與京置酒亭上放歌極醉而  
罷時無能知者惟西蜀趙天澤知公才器以為諸葛孔  
明之流嘗作文以期之方谷珎反海上省憲復舉公為  
浙東元帥府都事公即與元帥納隣哈刺謀築慶元等  
城賊不敢犯及帖里帖木耳左丞招諭方寇復辟公為  
行省都事議收復公建議招捕以為方氏首亂掠平民  
殺官吏是兄弟者宜捕而斬之餘黨脇從誑誤宜從招  
安議方氏兄弟聞之懼請重賂公公悉却不受執前議  
益堅帖里帖木耳左丞使其兄子省都鎮撫以公所議

請于朝方氏乃悉其賄使一浮海至燕京省院臺俱納  
之准招安授谷珎以官乃故公所議以為傷朝廷好生  
之仁且擅作威福罷帖里帖木耳左丞輩羈管公于紹  
興公發憤慟哭嘔血數升欲自殺家人葉性等力沮之  
門人密理沙曰今是非混淆豈公自經於溝瀆之時耶  
且太夫人在堂將何依乎遂抱持公得不死因有痰氣  
疾是後方氏遂橫莫能制山越皆從亂如歸公在紹興  
放浪山水以詩文自娛時與好事者游雲門諸山皆有  
記行省復以都事起公招安山寇吳成七等使自募義  
兵賊拒命不服者輒擒誅之畧定其地復以為行樞密  
院經歷與行院判石末宜孫守處州安集本郡後授行

省郎中經畧使李谷鳳巡撫江南諸道探守臣功績奏  
于朝時執政者皆右方氏遂置公軍功不錄由儒學副  
提舉格授公處州路總管府判諸將聞是命下率皆解  
體勅書至公於中庭設香案拜曰臣不敢負世祖皇帝  
今朝廷以此見授無所宣力矣乃棄官歸田里時義從  
者俱畏方氏殘虐遂從公居青田山中公乃著郁離子  
客或說公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畧據括蒼併金華明  
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矣因畫江守之此身  
踐之業也舍此不為欲悠悠安之乎公笑曰吾平生念  
方谷珍張仕誠輩所為今用子計與彼何殊耶天命將  
有歸子姑待之會

上下金華定括蒼公乃大置酒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  
命也豈人力能之耶客聞之遂亡去公決計趨金陵衆  
疑未決母夫人富氏曰自古衰亂之世不輔真主誰能  
獲萬全計哉衆乃定或請以兵從公曰天下之事在吾  
與所輔者爾奚以衆為乃悉以衆付其弟陞俾家人葉  
性朱佑等參掌之且曰善守境土毋為方氏所得也勿  
憂我適總制官孫炎以

上命遣使來聘公遂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策一十八  
款

上從之會陳氏入寇嚴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  
王氣欲奔擾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公獨

張目不言

上召公入內公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爾

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公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者在此時也

上遂用公策乘東風發伏擊之斬獲凡若干萬

上以克敵之賞賞公公悉辭不受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公大怒罵曰彼牧豎爾奉之何為遂不拜適

上召公公遂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遂攻皖城自昏達旦不拔公以為宜運拔江州

上遂悉軍西上陳氏率其屬走湖廣江州平

上使都督馮勝將兵攻某城命公授方略公書紙授之使夜半出兵云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即伏兵頃有黑雲起者是賊伏也慎勿妄動日中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此賊歸也即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衆初莫肯信至夜半詣所指地果有雲起如公言衆以為神莫敢違竟拔城擒賊而還王漢一以饒信降

上命公撫之陳氏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其子約降請禁止若干事

上初有難色公自後陽所坐胡床

上意悟許之均美遂以城降初公聞母富氏喪悲慟欲  
即歸

上以書慰留之期以成功公不得已遂從征伐至是辭歸  
上遣禮官伴送累使弔祭

恩禮甚厚時苗軍反金華括蒼殺守將胡大海耿某孫  
炎等衢州或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毅懼無所措會公至  
即迎入城一夕定之公即發書金處屬縣諭以固守所  
部遂同邵平章諸軍克復慶城擒苗帥賀某李某處州  
平公至家營繕事時語所親以  
上必常有天下之狀於是鄉里及隣附郡縣翕然心服

方氏雖據溫台明三郡其士大夫皆仰公如景星慶雲  
其小民亦未嘗不懷公之舊德也方氏素畏公名時遣  
人致書奉禮公不敢受使人白于

上上因令公與通問公因宣  
國家威德方氏遂納土入貢

上時使人以書訪軍國事公即條答悉合機宜其年只

日公赴京道經建德今嚴州也適張氏入寇時曹國公

守建德欲奮擊之公乃使勿擊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

追而擊之此成擒也比三日黥明公登城望之曰賊走

矣衆見其壁壘旗幟皆如故且聞嚴鼓聲疑莫敢輕動

公趣使疾進兵至則皆空壘擊鼓者乃所掠老弱耳遂

窮追賊迸走至東陽悉擒之以還公遂至京時陳友諒  
據湖廣張仕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為蘇湖地肥饒欲  
先取之公曰張仕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  
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  
復攻洪都

上遂伐陳氏因大戰于彭蠡湖勝負未決公密言於

上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皆從之陳氏遂平

上還京定計取張仕誠因定中原拓土西北公密謀居多  
上或時至公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其由  
以公為太史令一日公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當失

大將時參軍胡琛伐福建泉粵後他日公見

上方欲刑人公曰何為

上語公以所夢公曰是衆字頭上有血以土傳之得土  
得衆之象應在得夢時三日當有報至

上遂留所欲刑之人以待之三日後海寧以城降果如  
公言捷至

上大喜悉以所留人俾公縱之某年月日焚惑守心群  
臣皆震懼公密奏

上宜罪己以回天意次日

上臨朝即以公語諭群臣衆心始安後大旱  
上命公諭滯獄凡平反出若干人



上大喜公因奏請宜立法定制

上從之張仕誠平後張昶欲亂政乃使人上書稱頌功

德勸

上宜及時為娛樂

上以示公公曰是欲為趙高也

上頷之昶色動知公得其情也乃使齊翼岩等伺察公

陰事欲陷之未及發而昶先事及司天臺災翼岩

因為書言之於

上其事多公平日密聞於

上或

上為之者翼岩未之知也書奏

上切責翼岩斬之遂治黨與盡得其與昶通謀狀

上適以事責丞相李善長憲使凌悅因彈之公為

上言李公舊勲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為之地耶汝之忠勲足以任此

公叩頭曰是如易柱必須得大木然後可若東小木為

之將速顛覆以天下之廣宜求大才勝彼者如臣驚鈍

尤不可爾

上怒遂解供武元年正月

上登大寶于南郊公密奏宜軍前法外人無知者拜御

史臺中丞適中丞章公議奏宜屬州七關稅糧比宋制

畝悉加五合

上特命青田縣糧止作五合起科餘准濟糴且曰使劉伯溫鄉里子孫世為美談也或言有秋運三十年公慨然曰使我任其責者掃除弊俗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  
上幸鳳陽使公居守公志在澄清天下乃言於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乃命憲司糾察諸道彈劾無所避公案劾中書省都事李彬侮法等事罪當死丞相李善長素愛彬乃請緩其事公不聽遣官賫奏詣行在  
上從公議處彬死刑公承旨即斬之由是與李公大忤  
上回京李公愬之公乃求退

上命歸鄉里公奏曰鳳陽雖帝鄉然非置都之地王保保雖可取然未易輕也願

聖明留意焉遂辭歸後定西失利王保保竟走沙漠

上手詔叙公勲伐且召公赴京師同盟勲冊公至京師上賚賜甚厚追贈公祖父爵皆永嘉郡公累欲進公爵

公曰

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

聖恩深厚榮顯先人是矣遂固辭不敢當

上知其至誠不強也

上欲相楊憲公與憲素厚以為不可

上恠之公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次

義理為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如公曰此編氓觀其人可知曰胡惟庸  
何如公曰此小犢將債轅而破犁矣

上曰吾之相無逾於先生公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  
太深又不耐繁劇為之且孤

大息天下何患無才願

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三年七  
月授弘文館學士十一月進封誠意伯四年正月賜歸  
老鄉里二月至家遣長子璉捧表詣闕謝

恩某年某月復遣璉進賀平西蜀表頌

上仍以文答之八月

上使剋期以手書問天象事公悉條答其大意以為霜  
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書奏

上悉以付史館其書藁并已前奏請諸藁公皆焚之莫  
能得其詳也初公言於

上甌括間有隙地曰談洋及抵福建界曰三魁元末頑  
民負販私鹽因挾方寇以致亂累年民受其害遺俗猶  
未革宜設巡檢司守之

上從之及設司頑民以其地係私產且屬温州界抗拒  
不服適茗洋逃軍周廣三反溫處舊吏持府縣事匿不  
以聞公令長子璉赴京奏其事廷詣 上前而不先  
白中書省時胡惟庸為左丞掌省事因挾舊忿欲搆陷

公乃使刑部尚書吳雲誅老吏訐公乃謀以公欲求談  
洋為墓地民弗與則建立司之策以逐其家庶幾可動  
上聽遂為成案以奏賴

上素知公置不問省部又欲逮公長子獄 上時已

勅璉歸及奏 上曰既歸矣免之公入朝惟引咎自

責而已先是楊憲敗後汪廣洋為丞相未幾而貶廣東

乃相惟庸公乃大感嘗謂人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

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遂憂憤而舊疾愈增洪武八

年正月胡丞相以醫來視疾飲其藥二服有物積腹中

如卷石公遂白于

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篤三月

平公久不出遣使 知其不能起也

公卒於至大辛亥六月十五日薨於洪武乙卯四月十

六日享年六十五歲公之子璉仲璟以是年六月某日

葬公於其鄉夏山之原禮也遺文郁離子十卷覆瓿集

二十四卷寫情集四卷長子璉又集所遺文藁五卷名

曰犁眉公集娶富氏封永嘉郡夫人繼室陳氏章氏子男

二人長璉由考功監丞任江西叅政卒于官次仲璟皆

陳氏出也女二人長適吳鹿次適沈安皆章氏出也孫

男三人薦虎豹孫女三人幼未適也公未薨前數日乃

以天文書授璉使伺服闕進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

復命次子仲璟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奉遺表無益也日  
後

上必思我待有問當密為我奏其略以為修德省刑祈  
天永命且為政寬猛如循環耳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  
京師聲勢連絡幸

聖主留意公生平剛毅慷慨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  
義形于色然與人交游開心見誠坦蕩無間阻至於義  
所不直無少假借雖親之者以此而忌之者亦以此性  
上察其至誠任以心膂公亦以為不世之遇知無不言  
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成就外人莫能測其機累  
上成大功

上嘗臨朝稱之公輒逡巡不敢當家居惟飲酒奕棋未  
嘗自言其功每天象有大變則累日不樂凡公以天下  
蒼生休戚為憂喜者即此可知矣

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怵其中

上亦甚禮公常稱為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  
臣或有過失得譴者公密為救解而免其人或知而詰  
公謝者則拒不納其人不知亦未嘗為人言也其居鄉  
里守禮義尚節儉多陰德不以富貴驕人公初與同郡  
葉公景淵胡公仲淵章公三益金華宋公景濂同出處  
有通家之好至於居官任政則各行其志俱以功名顯  
於世而公與宋公又以文章為當代首稱云伯生辱在

同郡預諸生列與公子璉仲璟相知最深今公薨而璉  
沒仲璟與璉之子薦請錄公遺事因輯平昔所聞大畧  
為行狀至於

皇上知人之明倚注之重公之遭遇感激以天下公議  
輔人主者觀綸綍之文考成效之績可見矣其籌策帷  
幄有不能盡詳者亦不敢強質也洪武癸亥孟春將仕

郎 秦府紀善同郡諸生黃伯生狀

故叅政劉公墓碑銘 翰林 國史院編脩蘇

伯衡撰

聖明有佐命勲臣曰誠意伯劉公既薨  
上嘉念其功不實洪武十年秋遂以承務郎考功監丞

官其子孟藻後一月無試監察御史後二月起拜江西  
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政未三年竟薨于位十二年  
六月三十日也年三十有二

上聞之嗟悼不已 勅有司護喪反其里

親為祭文命國子生陸居敬致奠其子薦等卜地里西  
石門嶺董田之原以是年十一月六日葬焉既而使來  
屬伯衡銘其墓上之碑按孟藻姓劉氏諱璉字則孟藻  
也處州青田縣南田里人曾祖諱庭槐

皇贈中奉大夫中書叅知政事護軍祖諱燭

皇贈資善大夫御史中丞上護軍並追封永嘉郡公考  
諱基御史中丞兼弘文館學士太子贊善大夫加開國

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封誠意伯曾祖妣梁氏  
祖妣富氏並追封永嘉郡夫人妣富氏封永嘉郡夫人  
娶陳氏子男二人長鷹次虎女一人適麗水陳仔孟藻  
生數歲授以書二三過輒能諳誦後終不忘年十餘為  
文辭立就奇氣爍爍紙上其師覽之有媿色孟藻器局  
凝重而識慮宏遠誠意伯之留

輦下也孟藻內事母睦宗端外應門戶撫鄉里無一不  
中度於時永嘉為方氏所據鄉之群無賴子煽於方氏  
將相挺為變孟藻出其不意先其未發一夕撲滅之無  
得脫者而闔境遂以真枕其年才十八耳誠意伯以  
聞

上曰非卿焉有是子誠意伯之得請歸老于家也造孟藻上表謝

恩召至

榻前與語

上為傾聽而任用之意昉於斯矣其年復進平蜀頌入  
見武樓下 內出所製穎川侯傳友德等文俾持歸示  
誠意伯別撰進入自誠意伯家居孟藻將命  
朝謁無慮八九至至輒 燕見

上見其進止安雅占對明敏未嘗不以為賢而極為  
皇太子所重初誠意伯請於  
上曰甌閩之交有地曰談洋僻絕而崑險戍卒逋逃淵

藪也愚民往往螳聚為奸利樹巡檢其地庶幾人知顧忌  
可其請執政胡惟庸當國以不閑白恨甚及具封事言  
郡縣豪猾吏孟藻上之又不先通執政執政愈益恨適有  
旨逮豪猾吏乃誅使誣誠意伯以非法而刑部尚書吳  
雲等承執政風旨議坐孟藻賴

上登其父子深故免誠意伯薨之又明年夏監察御史  
李鐸以

上旨來取其觀象玩占諸書孟藻即日出書石室中索  
從李御史赴闕奏曰臣先臣基臨終屬臣以書戒之  
曰慎勿泄也喪葬畢其  
上之臣未及上重煩使者來求臣罪當萬死今悉忘官

笑唯

陛下哀矜

上慰諭之曰忠孝哉其留服事朕孟藻頓首乞賜歸持服  
賜寶鈔叁拾貫遣之

皇太子召賜食加賜伍拾貫秋七月服甫除而考功丞之  
命下考核平亭時譽合翊然

上猶以為散地兼試監察御史風裁凜凜 眷遇尤篤  
陪祀 圓丘被

旨進勺無違禮者縉紳多之明日圓丘署丞進瑞粟持  
詔孟藻與通政使曾秉政作歌獨孟藻所作稱

旨未幾除叅政出涖江西進階中奉大夫同日除官四



百餘人

上諭衆曰劉璉勲臣子操心正大居家奉法歷官著効故委以重任也顯有異績且入中書矣衆乃始知

上於孟藻用之速由知之至而孟藻益感激圖報稱其在江西也同官韓士原貪而苛沈立本儉邪而不知大體孟藻一以忠信介直自處臨事決議不為俯仰雖出語侵之不變一節一令忖度利病便不便而後從違造城磚厲民更其要約而倒懸以解督運吉安布粟兼收而公私稱便淹禁囚徒充斥窮日夜之力䟽理而囹圄以空此尤見褒賞於朝廷者也以此專使來錫監丞來收

命書方屬意大用之而孟藻憤之本專恣致疾奄至大故庸非民之無祿而天奪之乎非死之日君子以其方鄉用而遽沒降年又不永咸涕洟其盟傷焉伯衡竊惟劉氏先世之積累至誠意伯而始發誠意伯之遭逢至孟藻而益隆亦顯矣乎况孟藻能篤其忠貞奮其材獻上結主知濟美先公生膺峻擢死蒙異數是豈惟當世賢能後來聞其風未有不歆慕其忠孝者也然則其材雖不盡用而其志則大行其命雖短而其名則已長孟藻復何憾於斯哉今伯衡以朋友執筆為銘誼也烏得而讓知銘曰

聖皇龍興豪傑雲從運籌帷幄偉哉劉公令德不匱有

君為子繼武而作為

天子使君鍾粹美強記絕倫不煩師教肆筆成文爰自弱冠善謀善斷不動聲色制亂將變事聞

當宁當宁曰嗟允矣肖子重其克家公雖退休心乎宸難上表上章君則奔走

關門峩峩出入不何侍于燕間家人莫過上公通侯

罔不恭敬曰父名臣宜子之令柄臣憾公獨不已親因事返噬遷怒於君巧詆深文異罔

天聽君免于辜

皇仁且聖求公遺書 詔使臨門廼滕廼橐獻于

六閣

皇欲用君君乞終制俞其請矣申錫楮幣祥琴既御趨而造

朝榮以好爵曾不崇朝第宅鞍馬以莫不賚其官再遷首尾三載君在考功有陟必明君試御史無回不負殿彼大藩豈無方伯任叅厥政微君孰托有兵有民有錢有糧有獄有訟有紀有綱晝思夕惟不逞啓處何利不與何害不去去害興利民罔時洞頌聲洋洋達于九重命書來錫昭示崇獎使者言還君已長往命難諶斯而止乎茲不秉事樞以究厥施年與材違

皇用慨嘆遣文祭之親御

宸翰息禮優渥終始哀榮君又奚恨雖花猶生輝映前

人慶延後嗣銘以傳信作者太史

序辭

送儒學副提舉劉公序

西蜀趙天澤贈

古之大有為於天下其抱負設施非庸流所能識也磻  
溪之飛有莘之聘惟有道者盡之既而同心協德應天  
順人克造丕業是皆有以閱世運係安危豈偶然而已  
故有是君則有是臣有是臣則輔是君若君不知是臣臣  
終不為是君用也方其未用處木石友猿鶴猶攤腫一  
夫耳既用之而功烈巍然為後世師法無他其抱負有  
素而設施自異蓋驗之於成績人猶未至察之於未形  
誠不易知故知人自古所難今以一語識斗筭而求之於

未形益難矣江浙儒學副提舉劉公伯溫人知其賢而  
未為盡知也抽經抉史作為文章老藝棘園得人為盛  
為士者知尊儒宗矣在江西政事沛然擿奸若神在薇  
垣按律不移贊助為多為仕者知讓廉明矣在儒司耻  
道不行移文決去勇退者知芥視軒冕矣是皆得之於  
事為之末又烏足以知公之蘊哉余道跡林下無用於  
世公不以卑鄙愛之重之每頌少陵之詩謂余曰用為  
義和天道平用為水土地為厚孰能當之政夫子自道  
之間嘗侍行省大臣左右僚屬咸在因論江左人物余  
正色首以公對眾愕然既信且疑嗚呼使貪婪鬪者  
聞之未必不指為朋黨過稱而竊笑之矣雖然有下民

而知荆山之寶有九方皋而知千里之才天機所到不獨湯文之識伊呂也蕭何拔韓信於諸將中劉豫州師孔明於草廬何世之人魯蕭劉之不若也向非信之篤而用之專則涖水之奇八伍之圖何由照耀後人况抱負非止於二子者耶知不知用不用天也世運安危之所關係也噫是固非庸流所能識也矣是固非庸流所能識矣至正十二年春三月望日西蜀趙天澤再拜贈

自怡集序

將仕郎

秦府紀善黃伯生撰

自怡集者中奉大夫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政劉君孟藻所著詩也詩凡九十四首蓋孟藻少臨事而又年三十二以卒其所著述亦多散亡故其所見止此

嗚呼為士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業固不假是以傳然使後之人頌其詩讀其書而尚論其世將不有賴於此乎夫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者言之華者也古人謂有有道者之言有有德者之言予亦謂有有才者之言有道者心無所累故其言和平而不迫有德者心有所守故其言典雅而不肆若夫言之美者麗如毛嫱杜如荆卿奇如孫吳之兵富如陶朱猗頓隨取而有長篇短韻各自名家然語其才則有餘求其本諸道德則槩乎其未也其有也其以或失之濫或失之險惟或失之靡志得則矜以驕一不得志則怨以怩而詩病矣孟藻先中丞以弘才大畧佐

上定天下策勳受封而且以文章擅一代之盛孟藻行游輦下所與交者皆鴻師碩儒既而入贊考功試御史出佐大藩余嘗見其奏

對詳明遇事剛果坐折姦佞不撓不阿宜其少年銳氣盛滿於中今讀其詩頗乃溫柔冲澹坦然有愛

君憂國之至情而自視歎然如有不足嗚呼孟藻非所謂有德而庶幾乎聞道者耶予在鄉里屢游孟藻兄弟

間及竊祿

京師與孟藻侍

詔闕下未嘗一日不相親也孟藻尋有江西之命而予亦侍

上之國關中別去二年而孟藻不可作矣其子廌以是編將刻諸梓屬予序之予義不得辭若夫孟藻平生大節作者述之已備茲不著洪武十三年二月望日將仕

郎秦府紀善同郡黃伯生序

故叅政劉君孟藻哀辭有序翰林編脩官吳從善撰

孟藻姓劉氏諱璉世為慶青田人

皇贈永嘉郡公諱燭之孫故御史中丞護軍誠意伯之

冢子也繇考功監丞歷試監察御史為江西等處承宣

布政使司右叅政積階至中奉大夫年三十有二以疾

薨于位孟藻為人敏慧警穎書讀二三過輒成誦終其

身不忘髻齒中即寢然狀成人習詩文操筆立就師自

以為不如屬元之季所在盜起中丞仰觀俛察奮從  
真帝於大江之東為之發蹤指示謀不出帷而制勝千  
里筭無策遺用能剗平群雄混一四海定功受封為開  
國之佐當是時也孟藻獨將家屬處南田山中南田左  
右故草竊根據嘯聚不以時忌中丞任事將禽獮之乃  
偽為服屬而圖肆毒螫於陰孟藻潛覺焉撫其豪首結  
以忠義或委以利或惕以威或劫制其要害咸就規束  
莫敢蠢中丞之舊故媼戚與凡戲下之眾孟藻罔不入  
得其歡心侍中丞若嚴父夏日氣屏息慄戰于股退見  
孟藻腹如陽春繇是山谷無問遠邇賢不肖惟孟藻是  
附孟藻亦各有以處之不素毫末及中丞之請老而

歸也

天子念其勲伐欲數得問勞之孟藻一以介行李往來干  
京者不憚六七至則燕見於

上類家人父子俯伏陳對詳簡中宜

上嘗字中丞言曰伯温有子是以翊贊

春官矣於是廷臣自宰輔而下鮮不器孟藻者初既枯  
之間有地曰談洋負險而遠又界於閩無賴倚為窟以  
私販負軍戎徒後通逃不啻淵藪中丞病之入朝以為  
言請置巡檢於其地

上從之執政權臣以出不由己不悅會中丞歸遣孟藻  
達封事言郡縣不法者

上輒施行焉而孟藻又不先以關白執政執政滋怒因抵以隙欲構入其罪類

天子明聖孟藻得無隨坐洪武六年也七年中丞復朝京師孟藻實從

上數欲官孟藻中丞辭遣之中丞既薨九年冬十月皇帝上緬玄象慨欽天之大職

命御史賫

詔謂孟藻令上其父所著觀象玩占等書及天文諸家言孟藻已勝藏石室悉取送官仍走謁於

帝奏曰臣先臣基當屬纊時畀臣抱書入獻無失其業臣遵治

命謹以緘閉無泄俟服闋上今已志送官敢昧死以聞上嗟嘆良久若曰卿忠孝具著宜事朕孟藻叩頭嗚咽以未禫為請

詔許歸終制賜鈔三十貫文

皇太子召賜食更贈五十貫勉諭彌厚十年夏六月既釋服遂拜考功之命考覈當其可稱厥職以謹勅見褒上故不越年而超佐藩閫將有大任焉十二年出刑部尚書沈立本為布政使立本素諂附權臣至官即求所以媚之之事孟藻牢持不可立本屢動以危言欲脅制孟藻孟藻恚曰吾廷受

帝命參政江右知報國而已他所不解何有於使哉

憤得疾六月某日終于公署訃聞  
天子為之震悼輟視朝遣使弔問

親御

宸翰為文祀以中牢於戲孟藻與余為通家有兄弟之  
好余齒差長每班孟藻上暨余忝京官孟藻之來實主  
於余可否必籌飲食必榻寢必同席余汨於公事若沐  
沐孟藻多憐余之色余後歸田里得與孟藻會者僅  
四五而孟藻仕矣孟藻性和易見幾明決雖待人無忤  
而內懷剛正動率循律於非義際毅然有不可奪之節  
余意其當柱石斯世康濟兆民異日弼守文之君為股  
肱心膂以享有太平嗚呼歎謂遽止於茲乎人之士也

於無才有才患不見用既用患不能顯而得君以行其  
志今孟藻才矣用於時尊且顯矣忠知於君而澤於  
人矣家為能子國為良臣保有名爵正而斃焉生榮  
死哀尚何道哉雖然余於孟藻其能忘情否也孟藻之  
子薦以喪歸余適在溫不得撫其櫬哭諸野比葬又弗  
克執紼以窆悲可勝既耶追憶曩昔作辭以哀孟藻且  
書遺其弟仲璟俾薦刻諸冢上其辭曰

南田萋萋兮武陽崔崔孰儲其精兮生賢孔才猗彼永  
嘉兮乃先厥開奮興翊運兮

龍乘于雷良平其勳兮文驅鄒枚克裕而後兮有植必  
培嗟嗟孟藻兮棟梁之材辭華蔚克兮如瓊如瑰又多



藝德兮既美且德無纖與洪兮衆善畢該結知  
主君兮取轂乃推朝登

金門兮莫躋金臺啓沃既良兮夔龍我陪

帝瞻豫章兮西江之隈曰茲庶務兮汝佐其裁繩愆疏  
滯兮澤彼一垓方期顯庸兮陟司于台若和鼎羹兮以  
鹽以梅曷尸大塊兮亟昇之菑民之無依兮西山云頽  
其志則誼兮壽齊于回有子輿櫬兮載號而哀鬣如其  
封兮松栢是栽摠情託辭兮以泄余哀琢之貞珉兮示  
于方來嗟嗟孟藻兮嗚呼哀哉洪武十有三年歲在上章  
涖灘冬十月戊午朔翰林 國史院編修官同郡吳從善制衣文  
誠意伯劉先生文集朔運錄卷之二終

朔運錄補遺

讚前

御書有序

蘇伯衡撰

今上皇帝宸翰賜誠意伯劉公基者也公薨後十六年  
仲子璟出以示臣伯衡竊惟公丁太夫人憂

上聞公欲奔喪於是作此慰留之蓋不以一節之孝望  
公而望公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公忍不以天下之重自  
任碩處一節之孝哉被

自聳然不敢求去宜矣夫公負命世之材本之以皇王  
之畧輔之以天人之學在勝國也年甫弱冠已擢歲科  
然而低徊散地餘三十載及東南多故稍見任用竟莫

能行其志焉

今上龍興肇基

帝業遂以耆老為腹心之臣天

元聖而遺之作配也方是時後又如雲布列惟慳

眷倚之重則屬之公豈偶然哉若公所謂不可一日無

者也而可使一日去左右哉公感激遭遇殫其智慧矣

其策畫上贊

廟謨神筭曾不十年濟一統之功成萬世之業罔不負

特達之知

上登大寶論其功班爵位次公侯傑然為開國宗臣推

恩二代而太夫人追封永嘉郡夫人報功之典抑亦至

矣於戲豈非千載之盛者乎敬拜手稽首贊曰

煥乎雲漢之章藹如

天語之溫略尊卑之分而形迹之不存篤上下之交而

元首股肱之為親家

異眷而感

厚恩且不難於殺身而喪元况於鞠躬竭慮附翼攀鱗

建大業而集大勲乎於皇

聖神所以駕馭英雄而再造乾坤者雖非草茅所敢與

聞由此觀之亦惟虛已盡下以心感人而已矣

一札之頒見於劉氏之門求諸同時莫比倫可以勸群

臣可以華子孫方之鏤金為券詞林代言假手儒紳不

猶王之於璿然則

勅書誠為希代之珍於戲休哉洪武二十三年歲次庚午夏四月戊戌將仕佐郎處州府儒學教授臣眉山蘇伯衡謹讚

祭誠意伯文

吳公願撰

維洪武九年歲次丙辰九月壬午朔越十六日丁酉承事郎前工部員外郎劉彬承事郎水部主事兼吳相府錄事吳公願從仕郎前常州府武進縣丞趙嗣泰等謹以牲醴致祭于故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前御史中丞護軍誠意伯劉先生之靈曰維元政之失馭兮豪傑奮其並興驅齊民使荷戈兮銷鋤犁以為兵勝負迭其相乘兮弱之肉而強是食競侵略以僭竊兮紛盜據乎南北塵瀚瀚兮而昧日兮熒炎炎而漲天計剽殺為功庸兮孰黔首之汝憐翳穹蒼之念亂兮實挺生夫聖明揆仁義為甲冑兮嬰忠信以為城江淮翕其景從兮願瞻金陵而是都豈有君而無臣兮疇啓子之雄圖惟先生之壯志兮夙蘊皇王之學鄙管樂之陋或猛兮謂伊呂之可作神諒北於幾先兮吾將察夫璿璣觀王氣之攸屬兮知

帝命之所歸虎嘯谷以生風兮雲出岫而隨龍鬱于襄之耿耿兮舍

聖人其焉後應

聘命以功忠兮雖契合於諾唯神籌秘

計不可以言喻兮恒決勝於千里彼偽漢之搶攘兮舳  
艦肆其橫江陳我師於彭蠡兮殲封豕於荏浪長驅直  
抵其巢穴兮循豫章而東之斬黃與鄂岳兮固風靡而  
無遺先聲龍言茲兩浙兮復禽張而繫方操破竹之形勢  
兮七閩惴其敢當聞西北鄙之人兮曰奚為而後我征  
不庭而撫順兮不再鼓而俱下雖天道之助佑兮亦將  
軍之用力也發蹤跡以指示兮允先生之成績也

皇錫爵以酬勞兮位次亞夫公侯効子房之勇退兮願  
從赤松以遨遊胡二豎之構患兮動

宸衷之憫惻

帝曰卿其邁歸兮界優游於祿食

賜絲綸以褒美兮示睿眷之不忘駕蒲輪以言旋兮桑  
梓賁其

寵光仁者必得其壽兮諒理數之可推謂陰騭之獲報  
兮宜愈享於期頤泰山頽而梁木壞兮忽溘焉其云亡  
不愆遺於一老兮使斯文之遽喪古之人圖夫不朽兮  
惟立功與立言建茂勳於開國兮况著述之必傳秉二  
美而並載兮流芳藹於青史永鴻名於無斁兮亘萬古  
其猶不死嗟鯨生之多幸兮望餘光之有年曩叨班於  
朝著兮沐教載之嘉言承

恩例以聯歸兮敢景行於先哲偕同心之友朋兮敬辨  
香之是藝登瘠牲于凡俎兮崇清沽之盈觴匪飲食之

是尚芳庶至誠之馨香菊采采而垂華兮露泠泠而淒  
其靈惝恍之不昧兮魂髣髴而來思尚饗

列運錄補遺終

